

LEOPOLD'S SERIES DETECTIVE STORIES

利奥波德探长系列

继福尔摩斯之后诞生的又一位智慧大侦探

[美] 爱德华·豪科 著

EDWARD D. HOCH

魔鬼沼泽

群众出版社



LEOPOLD'S SERIES DETECTIVE STORIES

利奥波德探长系列

[美] 爱德华·豪科 著

EDWARD D. HOCH

张燕芳 赵佳 / 译

魔鬼西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泽西 / (美)豪科著; 张燕芳, 赵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利奥波德探长; 1)
ISBN 978-7-5014-3927-0

I. 魔… II. ①豪…②张…③赵…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6524 号

魔鬼泽西——利奥波德探长系列

著 者: [美] 爱德华·豪科
译 者: 张燕芳 赵 佳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87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927-0 / I · 1620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阅读小贴士

爱德华·豪科是美国著名短篇悬念小说之王。迄今为止共创作了 998 篇短篇小说。

豪科先生 1930 年生于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少年时代因喜欢阅读侦探推理杂志，从而迷上了悬念小说。17 岁上高中时，他立志成为一名作家；19 岁那年他加入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认识了许多大师级作家，激发了他创作悬念小说的激情。1968 年他的《长方形的房间》获得埃德加·爱伦·坡奖最佳短篇小说奖。从此，他辞去工作，专职写作。1973 年 5 月，他开始在美国发行量最大、知名度最高、且经营最久的《奎因》神秘杂志上发表小说，直至今日笔耕不辍。豪科以其精良的作品，精湛的写作技巧荣获 1998、2001 年美国安东尼最佳短篇小说奖，2000 年美国夏姆斯终身成就奖，2001 年爱伦·坡终身大师奖。他还曾经出任过美国推理作家协会会长。

在几十年的短篇悬念小说创作生涯中，豪科先生的笔下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系列人物，比如利奥波德探长、尼克·维尔维特、山姆·霍桑医生、杰夫·兰德等等。在这些人物当中，利奥波德探长是他比较偏爱的一个人物形象，围绕利奥波德探长展开的故事数量也最多。豪科运用经典侦探小说的写作技巧，把利奥波德探长设计成一个凶杀重案组的负责人。故事大多以悬疑的案情为背景，以利奥波德探长这个系列人物为主要角色，以警官弗

来彻作为他的搭档。在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凶杀案中，利奥波德探长总能找出难以察觉的线索，让读者追随着这位侦探的思路，沿着蛛丝马迹，拨开重重迷雾，最终揭开案情的真相。在利奥波德探长的每一篇故事中，不仅仅让读者体会到正义与邪恶的智慧比拼，同时也将笔触探及复杂的现实生活，加重了作品的深度和随处可见的人文关怀。我们在众多的利奥波德探长系列小说中，遴选了36篇，分成两集出版，分别命名为《魔鬼泽西》和《虎穴命案》。每篇小说都在万字以内，译文非常流畅。

在轻松的文字之间，或者说在我们的身边，正发生着凶险与诡谲的故事。利奥波德探长是怎样解决这些重大疑难案件的呢？……

请倒上一杯茶，赶快开始阅读吧。

编者

2006年12月

目 录

-
- 1 海港谋杀案
-
- 18 绑架
-
- 36 聚会
-
- 58 消失的威尔玛
-
- 76 雨贼
-
- 88 情敌之死
-
- 104 警察的圣诞节
-
- 117 魔鬼泽西
-
- 139 利奥波德探长被锁在房中
-

157 钻石之谜

174 流弹

188 利奥波德探长与杀人鬼魂

203 利奥波德探长回家

218 没有谋杀，没有犯罪

222 最危险的人依旧活着

245 利奥波德探长救了一条命

259 利奥波德探长斗“雷神”

273 利奥波德探长的目标

海港谋杀案

奥斯卡·佛龙医生爱玩游艇。他生命的乐趣就是一条 47 英尺长的双柴油引擎游艇，它的船骨是玻璃纤维，是在英国按照他的设计制造的。游艇可以容纳六个人，外加两名艇手。除了周末天气恶劣，或有急诊无法让他出海外，他喜好在星光下享受桑德海滩的温暖和华丽。他给游艇起名叫“飞翔”，它通常停泊在码头，与游艇俱乐部保持着一段不远的距离。游艇的吃水为 3.2 英尺，只能在离岸边稍远的地方停泊，有些不方便，但也不无好处。星期六晚上总有一些喝得烂醉的酒鬼光顾俱乐部，因他的游艇较远，便免去了遭到他们侵犯的可能。

这个星期六夜晚的 11 点钟，由于种种奇怪的巧合，致使佛龙医生一个人待在了艇上。他妻子连同周末给他当临时船手的两个小年轻都上岸去了——小伙子们去买吃的，佛龙的妻子则是去接当天晚上与他们出海的一对夫妇。佛龙医生没跟着上岸，主要是为了给医院打电话，询问他上午做的一个手术的情况。

他刚把无线电话放到听筒上，就觉得游艇的船身微微晃动了一下。这可能是附近驶过去的游艇带起的海浪引起的，但他知道并没有任何船只驶过。难道有人爬上了船？

“谁？”医生喊了一声，并未指望能得到回答。他于是走上甲板，希望证明是自己的想象力使然。

他借着月光清晰地见到了一个身影，但刚刚问出“你想干吗”这句话就倒在甲板上，潜意识里想着他即将死去的原因。

黑色的海水泛起了一阵波纹，然后又像水晶似的平静下来。

利奥波德感到头很疼。他坐在写字桌旁，翻阅着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的周一早上的报告。他感到很不公平，因为他昨晚只喝了两三杯，现在所遭受的痛苦却活像一个酗酒的酒鬼。

“早上好，探长。”

利奥波德把没看的报告推到一边：“早上好，弗莱彻。周末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沼泽地里有人动刀子，我们已经把一个小年轻关了起来。而且你可能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佛龙医生在自己的游艇上用枪自杀了。”

利奥波德点点头，“我从没想到佛龙医生会这样。”

“谁都想不到。不过这个案子有点怪。”

“怪？”利奥波德伸手去拿香烟，但想到抽烟会让他的头疼加剧，便又改变了主意。

“是怪。佛龙自杀之前还给市医院打过电话，询问一个病人的情况。护士说他还跟她开了几句玩笑。而且他也没留下任何文字。”

“有没有可能是谋杀？”

弗莱彻耸耸肩：“他当时一个人在船上。枪声吸引了岸上的一些人，他们划船过去发现了他。他们都发誓说没看到任何人离开过游艇。”

“枪呢？”

“我估计从船上掉到海里去了。我们没找着。”

“枪伤是什么情况？”

“还没定论。可能是从几英尺的距离射击的。”

利奥波德叹了一口气。

“再花点时间查一查，弗莱彻，看看他妻子有没有情人，有没有不满的病人或类似的情况。说不定会有用的。”

佛龙一案尚未找出头绪的时候，第二个星期六晚上黄昏时分，在同一个港口，一个叫萨德·普罗克特的渔民被人用一支点38口径的手枪在贴身的距离打崩了后脑勺。和佛龙医生一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普罗克特正一个人待在他那条古老而油漆剥落的拖网渔船上。

海港在周日温暖的阳光照射下显得异常平静。头顶上几只海鸥转圈飞翔着，发出阵阵叫声。除此之外，唯一的声音就是海水轻轻拍打着码头的

声响。

对利奥波德说来，这一天似乎很不适合调查凶杀案，而且拴在码头上的拖网渔船也丝毫不像是值得罪犯下手的目标。它犹如一个散发着腥臭味的破烂大水池子，里面有许多放鱼的小隔断。甲板上，在驾驶舱的后面，是拖网绞盘。这是一条为了出海而设计的渔船，根本不是为了让警察检查的。

“他的尸体是在哪儿发现的？”利奥波德问弗莱彻。

“在驾驶舱门口的扶梯处。他看上去血肉模糊。”

“当时他是一个人，是吧？”

弗莱彻说：“跟佛龙医生的情况一模一样，探长。报纸已经把这两起案子联系到一块儿了。”他递给利奥波德一张周日版的《记事报》，指给他看头版。醒目的大幅标题说：“港口幽灵的第二个牺牲者？”

“子弹的报告出来了没有？”

“我刚给实验室打了个电话，打死两个人的是同一把枪。”

“这样看来报纸是对的。”利奥波德说。“这个死者的兄弟在哪儿？”

弗莱彻朝渔船甲板上一个衣衫褴褛的渔夫的方向点点头。于是利奥波德登上了渔船。

“你是比尔·普罗克特？”

“可以这样叫我。”

“你兄弟萨德有没有仇人？”

“谁没仇人？”渔夫不停地咀嚼着一块烟草。

“说说怎么回事。”

“船就拴在这儿。我进城了，等回来时正好听到了枪声。”

“看见人了吗？”

渔夫把一块嚼烂的烟草吐到甲板上。

“没看到。不过我听到船的右侧有东西掉到水里的声音，但后来没看到任何东西从水里冒出来。”

利奥波德皱起了眉头。“别人也听到同样的声音了吗？”

“好多人听到了枪声。”

“你本人怎么样？有没有和萨德打过架？”

那人显出惊讶的神情。“我们是兄弟，当然打架了。”

“他死了，可你看上去并不很悲伤。”

“我应该悲伤吗？现在这条船就完全属于我了。”接着，他突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当然了，他是个好人。”

利奥波德又回到弗莱彻等待他的地方。

“他只有这个兄弟？还有其他家人吗？”

“没有了。”

“这个案子显然跟佛龙一案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是的，除了子弹是一样的，探长。”

“你说得对，除了子弹是一样的，其他都没有相似点。佛龙的妻子查过了吗？”

弗莱彻耸耸肩：“他们俩有矛盾。对了，上个月，佛龙医生的一个病人死了——为此引发了一场风波。”

利奥波德点燃了一支烟，凝视着一只海鸥朝太阳的方向飞去。

“说得详细一点。”

“几个月前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出了车祸，伤势很重。佛龙是男孩的家庭医生。几周后孩子就死了。佛龙医生认为孩子死于肺炎，而不是车祸。孩子的父母大发雷霆。他们抱怨佛龙，不仅因为他们孩子的死，也因为佛龙没让他们索取他们给孩子上的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对。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医疗费。”

“他们叫什么名字？”

“里佛夫妇，这是他们的地址。”

利奥波德把纸条塞进兜里。

“你待在这儿，看看还能从这个普罗克特嘴里问出些什么。弗莱彻，等你回总部的时候，翻阅一下 IBM 卡片，替我找一个懂赤身潜水的警察。我想让他参与这个案子。”

“赤身潜水？”弗莱彻问。

“没错。”利奥波德探长说。“明天一早就让他去我的办公室。”

奥斯卡·佛龙的太太穿着一身中国丝绸睡衣迎接利奥波德，她一只手里拿着一个盛着半杯酒的杯子，另一只手握着一个酒瓶。她人到中年，大概曾经一度是个美人，如今却沦落为一个酒鬼。

她把利奥波德让进客厅，客厅面积大得可以当保龄球馆。之后也不问他是否愿意，就给他倒了一杯酒。

“我是为了你的丈夫而来的，佛龙太太。”

“难道他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她说着便抽泣起来。“我是礼拜四把他埋葬的，自那以后就没有清醒过。”

“他不是自杀的，佛龙太太。凶手用同一把枪在昨晚又杀死了另一个人。佛龙医生是被谋杀的。”

她颤抖的手想把酒杯放下。结果杯子一歪，里面的酒洒在了桌面上。

“即使死，奥斯卡也要惹麻烦。”她啜泣着说。

“你和他的关系不好吗？”

“我和他的钱的关系很好。他和他的没用的病人在医院里都烂掉才好呢，我根本不在乎。我喝酒不是因为他死了，妈的——我喝酒是因为钱从此就没了。”

利奥波德站起身。

“等你清醒的时候我再来吧，佛龙太太。”

“那就再说吧。你难道不来一杯？”

“现在不行，谢谢。”

他驾车穿过市区来到另外一所迥然不同的房子，坐落在寒酸地区的一所阴暗的房屋。他按下了里佛家的门铃。他们可能在家，但故意不开门。肮脏的街道甚至连孩子的影子都没有，利奥波德探长感到孤独而不自在。最后他放弃了。

第二天一早，利奥波德九点以前就坐到了办公桌前。常规的周末报告堆积了一大摞，但他没有理会。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化验室的报告单和有关佛龙与普罗克特的报告上。他刚看了一会儿，弗莱彻就把头从门口伸了进来。

“探长，我把巡警布朗宁叫来了。”

“布朗宁？杰克·布朗宁？干吗？”

“整个部门里只有他有赤身潜水的经验。”

“布朗宁？”

“是的，探长。”弗莱彻咧嘴笑着说。

“好吧，让他进来。”

利奥波德立即伸手去拿香烟。整个部门中，居然只有杰克·布朗宁懂潜水！布朗宁高大、漂亮，是女人的杀手！两年前他还是打击赌博、卖淫和吸毒的缉捕队里最棒的人，之后因为他违反了纪律，利奥波德不得不把他降了职，去当巡警。因此布朗宁对利奥波德没什么好感，探长也是尽量躲着布朗宁。

利奥波德正摇着头，布朗宁走了进来，依旧是一副帅模样。

“你找我，探长？”

“我想要找一个有赤身潜水经验的人，结果你被选上了。我打算让你完成一个不错的任务，希望你不要让个人情感影响工作。”

“当然不会，”布朗宁说，口气不太真诚。“什么任务？”

“码头发生了两起杀人案——上周末是佛龙医生，现在是这个渔夫，萨德·普罗克特。两人都是被人用同一把手枪打死的，而且显然都是一个人在船上的时候。”

布朗宁抽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你认为凶手是个潜水的？”

“觉得像。戴着水肺和面罩，凶手完全可以不被人发现就从佛龙医生的游艇上逃脱。那个渔民的兄弟说，枪声后他听见了落水的声音。”

“动机是什么？”

“他可能是个疯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还会继续杀人。我们必须尽快抓住他。”利奥波德把身子从椅子上往前探了探，“潜水的人在水下怎么能拿枪呢？”

“简单得很。用一种防水皮革袋子之类的东西就行。市场上有好几种样式出售。”

利奥波德皱起眉头：“那把枪让我困惑。为什么要使用枪呢？用刀子岂不是更安全？根本没有声音。赤身潜水者一般都用刀子，是不是？”

布朗宁点点头。

“但也许凶手是个女的，或者是个不喜欢用刀子的。用刀子杀人需要力气，而且还需要一定的胆量。”

“但疯子这两者都不缺，”利奥波德看上去仍旧不太满意。“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一地区所有潜水者的名单搞到？”

布朗宁思索了片刻。“两个办法，探长。当地的潜水小组出版过一份简报，上面大概有 200 来个名字，这个名单我轻易就能弄到手。另一个可

能性是通过器材商店。那些水肺袋必须充气，而城里可以充气的地方只有三处。这类客户都有交费账户，而且店里的人都认识他们，我还能在那些地方再搞到一个名单，把两个名单进行比较。”

“好吧，布朗宁，就这么办。争取明天早上就把报告交给我。”

布朗宁离开后，利奥波德又坐了一会儿，注视着楼下城市中的过往红尘。在芸芸众生中潜伏着一名杀手，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他出没、杀人，然后再像一个幽灵似的消失隐没。佛龙医生和萨德·普罗克特是一个神经病随意选择的牺牲品？抑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庞大计划，而他们俩在这一计划中不幸成了被冷酷选中的棋子？

他打电话给港口巡警处，与值班警察简单聊了几句。

“我是刑事部的利奥波德探长。我想要一只船，24小时都停在码头边上，接到命令后就能马上出发。对……我会和局长说的。”

他放下电话，又想了一会儿。假如佛龙医生是真正的目标，那么普罗克特被杀就仅仅是一个幌子而已。假如……他突然想起来，他应该去找里佛夫妇。

街道仍像星期天一样空寂无人。但这一次，在他第二次按响门铃后，一个疲惫不堪、头发灰白的女人打开了门。

“对，我是叫这个名字。你想卖什么？”

利奥波德给她看了一下自己的证件。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里佛太太。”

“如果是那条狗的事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见到它的影子了。不管怎么说，咬伤那个女人的并不是这条狗。”

利奥波德笑笑：“我来不是为狗的事，里佛太太。是关于佛龙医生的事。”

女人把身子让开，让他走进屋里，里面的窗子肮脏不堪。屋内就像这个女人似的也显得疲惫不堪。

“我听说他死了，但是我并不感到悲伤。那个人杀死了我的唐纳德，而且他还没有让我们得到意外事故保险费。”

“里佛太太，如果你真的认为佛龙医生应该为你儿子的死负责，那你不应该认为他的死也是由于那场事故造成的。你不能什么便宜都占着。”

她绝望地挥了挥手。“这我可不知道。问我老公去吧。”

“你们两个都没有威胁过佛龙医生吗？”

“我丈夫说过什么我可不知道，”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道凶狠的目光。”佛龙和他那可恨的游艇——是用我们这样的穷人的血汗钱买的。”

“我想找你丈夫谈谈，里佛太太。我能在哪儿找到他？”

“正打工呢！他每天都辛辛苦苦打八个小时的工。在码头的鱼市。”

利奥波德朝鱼市的方向开车而去，寻找弗兰克·里佛。他想，鱼市声音嘈杂，腥味冲天，一个人每天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工，他的视线必然会游离到远处海域的游艇区，对那可望而不可即的豪华生活产生日益强烈的憎恨。一个像弗兰克·里佛那样的人有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

里佛人高马大，像只大猩猩。他握手的劲很大，犹如两个大钳子，嘴里喷出的是烂鱼的气味。

“警察？”他扯着嗓子说，“什么事？”

“关于佛龙医生被杀的事。我听说你曾经威胁过他。”

有人又推过来一大桶新鱼，周围的人都动手干起来。里佛对自己能休息一会儿感到很高兴。他把利奥波德领到一个偏僻的角落。

“没错，我是威胁过他。他对我儿子做的那事，活该去死。我对他说过，早晚有一天我会跳到他那艘豪华船上，用鱼刀结果他的性命。”

“是吗？”

“他是被枪打死的，对吧？换了我，我就用刀子。”

“一周前的星期六你在哪儿？”

“和老婆在家里。也可能在酒吧里待了一阵。”

“哪家酒吧？”

“你认为我杀死了他？”

“我只是问你在哪儿，”利奥波德说。“如果你认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会带你去警察局好好想出一个完美的答复。”

“我在酒吧一直到11点，”里佛阴沉着脸说。“后来就回家了。”

“佛龙就是11点左右被杀的。玩过赤身潜水吗？”

“我？别开玩笑了。”

鱼桶那边有个人大声喊叫里佛，让他回去干活。利奥波德又站了几分钟，观看着，然后他又走向里佛。

“你认识萨德·普罗克特吗？”

里佛皱了皱眉头，最后说：“所有打鱼的我差不多都认识，当然也认识他。”

“谢谢。我们还会跟你联系的。”

驾车回去的路上，利奥波德觉得他取得了一些进展。弗兰克·里佛是两起谋杀案的纽带——他认识渔夫普罗克特，也承认曾威胁过佛龙医生。他可以让手下人沿着这条线索摸下去……

但到了星期四清晨，利奥波德的热情又冷却下来。里佛的线索变得渺茫，而他桌上的日历使下周六更加凸显出来，很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凶杀。好吧，要是周六他仍旧没有任何突破，他可以派出十几艘巡逻艇去巡逻。他甚至还可以劝说安全局长禁止所有船只出现在港口。或许不会再有新的凶杀了？

弗莱彻在门口把头探了进来。“局长昨天找你，关于凶杀的事，探长。”

“我不是正在调查吗？”

“我跟他说了。但他说刑警的头儿不应该亲自跑到马路上去。他说你手下人才是干具体事的。”

“上帝！他到底想不想抓到这个疯子？”利奥波德雷霆大怒。“我再找十个人破此案也不嫌多！哦，布朗宁，进来。”

布朗宁站在弗莱彻的身后，手里拿着一摞资料。

“这些是情报，探长。5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潜水者的情况。”

“总共有多少人？”利奥波德急切地问。

“从简报的邮寄名单上我数出了252个，在商店里又查出了28位——我是说他们不在简报名单上。我又做了一个总名单，一共280个，连同他们的地址，按字母顺序排列起来。当然，并非所有这些人都是活跃的潜水者，有些人只是偶尔有点兴趣而已。”

“给我留下一份副本，你和弗莱彻立即按照名单查。需要帮忙跟我说一声。每一个名字都要查，任何可疑点都要汇报。哦，还有，布朗宁，给我弄一份这一地区游泳专家的名单，比如大学游泳队之类的人。万一我们查潜水者的思路有误，可以走另一条路。”

利奥波德仔细查阅着潜水者的名单，研究着每一个名字，试图激活他沉睡的记忆。

他的目光划到了 P 字开头的部分，但是没有发现普罗克特的名字，也没有里佛和佛龙太太的名字。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一想到佛龙太太，他感到有一件没有完成的事情。于是他把名单放在桌子上，起身去拿他的帽子。

这次佛龙太太清醒了许多，但是精神仍旧不佳。利奥波德在她家房子后面的花园里看到了她。从一开始，她就采取了防御的态度。

“你认为奥斯卡的死与我有关系？”

“要是你认为自己有罪的话，佛龙太太。”

“他被人打死的时候，我和十几个人在一起。”

“那你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你认不认识另外一个被杀死的人？就是萨德·普罗克特。”

“那个渔民？”她认为渔民这个字眼很低贱。“当然不认识。”

“你丈夫和他打过交道吗？”

“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人。”

“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张你丈夫的病人的名单，佛龙太太？”

“只能提供一些，其他的名字医院里都有。”

她把利奥波德带进她的房间，后者把病人的名单记了下来。他觉得这些名字在潜水员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对她表示感谢，然后驾车前往医院。在医院里，利奥波德把佛龙在过去一年期间所看过的病人的名单全部弄到手。但是在这些名单里，仍旧没有遇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当天晚上利奥波德很早就上了床。夜里 11 点半，他床边的电话把他吵醒了。

“喂？”他嘟哝着。

“探长，我是布朗宁。我正在港口。又有一个人被杀了。”

“又一个？”利奥波德的头脑立即清醒了。

他骂了一句。“在警察局的汽艇上等我。我十五分钟后就赶到。”

警察局的汽艇在浪中前行，探照灯的灯柱在海面上扫射着。利奥波德和布朗宁站在船头上。他们毫无目的地航行着，跑了两圈之后，探长已意识到这样搜索下去是徒劳的。

“已经搜索四十五分钟了，”他说，“这么长的时间已足够让凶手游到任何一条船上或登陆。我们是在浪费时间。”于是他命令汽艇朝着被一